

「國際漢學講座」專欄

主講者：〔日本〕大木康教授（Prof. OKI, Yasushi）

講題：日本人怎樣閱讀中文文獻？——「漢文訓讀」與「中文直讀」

時間：2015 年 10 月 23 日(五)，上午 9：10 起

地點：文學院國際演講廳

主持人：毛文芳教授

毛文芳教授致歡迎詞：

尊敬的大木康教授、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歡迎各位蒞臨今天的國際漢學講座。

研究「中國」，不得不涉及日、韓、越等「周邊」，由「中國」看向「周邊」，再由「周邊」回看中國，將得到不同於單向的「中國」理解。

漢學研究於世界學術史具有舉足輕重的悠久傳統，尤在東亞人文學中具有核心地位。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營造的全球化市場態勢，世界各國在高教系統紛紛成立中文系或中國學系，一舉點燃華語熱，不僅學習華語人數激增，各階層人士莫不針對中國文化賦予一定程度的關心，促成國際漢學界又一波蓬勃興盛之風。在漢學研究領域始終佔有一席之地的臺灣中文學界，因緣際會地捲入其中，邇來以「國際漢學」或「東亞漢文化」為主題的各項學術計畫、論壇及會議，逐漸引發學界矚目。

本系教授研究集中於「近世」學術文化，兼具「跨領域」及「國際化」特色，講學師資延聘亦具多元性及國際化，最近開始關心世界漢學的課題。上學期我們辦了兩個系列 / 五場國際漢學講座，聘請了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傅熊教授進行 2 場演講，之後又透過科技部邀請了韓國高麗大學崔溶澈院長進行 3 場演講，為了拓展南亞的視野，本學期我們敦聘臺灣少有的越南專家耿慧玲教授開設東亞文化與越南漢學的課，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大木康教授談日本漢學，11 月份本系已邀定捷克漢學家羅然教授蒞臨講述歐洲漢學，未來將繼續進行相關的邀約，希望能為本系師生拓展世界漢學的視野，敬請各位期待。

大木康教授，日本東京大學博士，為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剛卸任的所長，在國際漢學界享有盛名，是一位十分活躍的日本知名漢學家，專長為明清文化、馮夢龍山歌研究、江南出版文化、青樓文化、日本漢學等。著作豐富，質量俱優，文采風流，並說得一口流利的漢語。

大木康教授是臺灣核心期刊《中正漢學研究》的海外諮詢顧問，曾經兩次賜稿給本刊。

值得一提的，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鐵道迷，他對臺灣鐵道的深摯情感與豐富學養，肯定比在座的各位還要更強，很幸運的是，大木教授和外子因為鐵道的喜好結成跨國友誼。

大木康教授，目前為臺大客座教授，在臺大開了兩門爆滿的課，一門是「明清江南文學面面觀」，另一門是開在日文系的「明清文學明清文學與日本文學」，正好是他的兩個強項。過去，本系曾邀請大木教授來過系上演講明清文學的主題，今天大木康教授來本系將要為我們演講的題目，就是開在日文系的課的菁華。本系師生非常幸運，可以得到他雙重專長的洗禮。

我們知道，「漢字」是東亞漢文化圈中共同的表意符號，因為語言不同，各自發展出讀解的系統，朝鮮有韓哥兒、訓民正音；越南亦有喃字；日本自然也有一套閱讀漢字的方式。今天大木康教授演講題目：「日本人怎樣閱讀中文文獻？——「漢文訓讀」與「中文直讀」」就是為我們帶來了日本古人閱讀漢文獻的兩把 key，請各位以最熱烈掌聲歡迎大木康教授。

大木康教授演講開始：

各位早安。

我以前在中正大學做過幾次演講。這次又有機會做演講，感到十分光榮。

這一次，毛文芳教授要我講有關東亞文化交流的話題。因此，題目叫「日本人怎樣閱讀中文文獻？——「漢文訓讀」與「中文直讀」」。

請多指教。

日本人和漢字、漢籍

首先要看看日本人和漢字、漢籍的關係的歷史。《後漢書·東夷傳》有公元 57 年倭奴國朝貢的記載。那時候光武帝賜給他們一個金印。這枚金印在日本的江戶時代在九州出土，證實了文獻記載。這枚圖章上有「漢倭奴國王」五個字。因此，最起碼公元 57 年的時候，「漢倭奴國王」這五個漢字確實傳到日本來。看來這個倭字和奴字都不一定是好字，或許當時日本人不懂漢字。後來日本的史書《日本書紀》中有一則記載：4 世紀，中國的魏晉南北朝時代，有一位朝鮮百濟的學者，名字叫王仁，他把《論語》和《千字文》帶到日本來。《論語》和《千字文》都是一種最基本而給初學者看的啟蒙性的書。這樣的兩本書傳到日本來，有象徵性的意義。以後我們的祖先開始讀中文書。

7 世紀到 9 世紀，當時的日本政府派遣所謂的遣唐使，讓他們學習中國先進的文化文明。他們回國的時候，帶回很多中國書。平安時代，9 世紀末，藤原佐世編了一部《日本

國見在書目錄》。這是當時在日本的中國書的總目錄，在這個目錄上，我們看到 1580 種、一共 17000 卷的漢籍，即中文書。我們經常說「漢籍」，但是「漢籍」這兩個字好像是日文的說法，在中國不會說「漢籍」。在日本「漢籍」是針對「和書(日本書)」而言。

因為宋代以前印刷的書相當少，所以唐代從中國傳到日本來的書基本上都是鈔本。所以現在日本現在也保留不少唐鈔本。李白、杜甫他們讀的書，還有當時在書店裡賣的書都是鈔本。其實到宋代之以前中國的所有的書都是鈔本，但是在中國，流傳到現在的唐鈔本相當少。那敦煌出土的是例外。可是，在日本，因為從中國傳到日本來的書非常寶貴，而我們的祖先一直非常尊重唐代傳到日本來的鈔本，所以有了印本以後也保留這些古鈔本。這是日本所藏的唐抄本《玉篇》的書影。

《玉篇》(唐鈔本)



這是鎌倉時代的日本人鈔的《白氏文集》鈔本。

因為在當時日本人非常喜歡白居易，所以現在留下來的白居易文集鈔本相當多。

在此順便提到有關印刷的問題。據說現存的全世界最早的印刷物是〈百萬塔陀羅尼〉，是日本的奈良時代，770 年完成的印刷品。陀羅尼是佛教的東西，敦煌也出土早期的印刷品。譬如《金剛經》，卷首有一幅很精緻的插圖。《金剛經》也是佛教的經典。因此，可以認為早期的印刷基本上都跟佛教有密切的關係。在日本平安時代(794-1192)，也有所謂的春日版，是奈良興福寺刻印的佛經。這是春日版的《大般若波羅密多經》。還有鎌倉時代(1192-1333)的高野版、奈良版、東大寺版、西大寺版都是佛教的書。

《白氏文集》鎌倉時代鈔本



《百萬塔陀羅尼》 770年完成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春日版）1227年



當時在日本《萬葉集》、《源氏物語》之類的文學作品已經成立，不過，《萬葉集》、《源氏物語》竟然沒有印本。到了江戶時代才有《源氏物語》的印本。所以當時很長一段時期內日本的文學作品基本上都是以鈔本的形式世世流傳。

正平版《論語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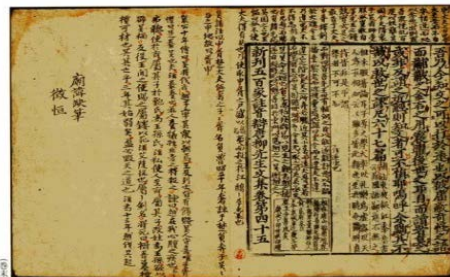
到了室町時代(1336-1573), 14世紀, 那時候才開始有「外典」, 即佛教以外的書被刊刻印刷。1364年在堺(大阪)出版的所謂「正平版」的《論語》, 是早期的佛經以外的印刷品。這正平版, 何晏的《論語集解》, 大概各位都看過, 因為「四部叢刊」所收的《論語》版本, 就是這正平版的《論語集解》。這是正平版《論語》的書影。

還有在鎌倉到室町時代, 有所謂的五山, 就是京都和鎌倉的五所禪宗寺院。京都的五山, 是當時學術和出版的中心。在那裡刊刻出版不少漢籍, 如《圓悟心要》(1341年)、《景德傳燈錄》(1348年)、《五燈會元》(1368年)等。很有趣的是, 京都的五山也開始研究佛經以外的學術藝術, 所以《論語》和杜甫、柳宗元等的集子也被刊刻。另外, 很有趣的是, 從中國來的刻工也有人從事五山的刻書。

這是柳宗元的集子，《新刊五百家音辯唐柳先生文集》。他們把從中國傳到日本來的書重新刊刻，完全一模一樣地複製。所以五山版中保留了中國已經看不到的版本。

這是剛才介紹的柳宗元的集子《新刊五百家音辯唐柳先生文集》的木記。它說：「祖在唐山福州境界，福建行省興化路莆田縣仁德里臺諫坊住人俞良甫，久住日本京城阜近，幾年勞鹿，至今喜成矣。歲次丁卯中秋印題。」這木記告訴我們有一位從福建莆田來的刻工確實參與在日本京都五山的刊刻工作。

《新刊五百家音辯唐柳先生文集》（五山版）
138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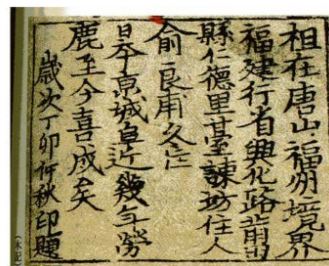
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的時代，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的時候，帶了朝鮮的很多工匠到日本來。因為朝鮮的銅活字印刷相當發達，所以銅活字的工匠也被帶到日本來。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有一段時間，活字印刷在日本相當流行。伏見版是當時的天皇出錢印的。駿河版是德川家康印的書。當時的活字版，即所謂的古活字版，應該是相當高級的版本。

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中國晚明時期，在江南地區出現了出版高峰。有很多書在蘇州、南京、杭州等地的書店被刊刻出版。而就在那時候，有很多書到日本來。一個例子是，現在在日本的名古屋有蓬左文庫，是德川家的重要分家——尾張德川家的收藏，漢籍收藏也相當豐富。蓬左文庫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們留下了在當時江

戶時代初期的購書目錄。看這德川家買書的目錄，有一本叫《四書千百年眼》的書在中國南京出版的第二年，就已經到了名古屋的德川家。那時沒有飛機、快遞之類，在那樣的情況下，中國出版的書，第二年就到日本名古屋來，還算相當快。

17世紀後半的元祿年間，日本刻印書籍比以前更興盛起來，那是刻書開始大眾化的時代。如前所述，在日本早有春日版、五山版之類的刊刻印刷。但，印的基本上都是佛經、儒家經典、詩文集等漢籍，而日文書的刊刻印刷寥寥無幾。日文書的大量出版也是江戶時

俞良甫木記



代，尤其元祿時代以後的事。其實江戶時代出版的書中，最多的還是漢籍。這事實可以證明一直到江戶時代結束，日本的主流學術就是漢學。

以上所講都是入話，但這樣的情況是今天主要講的事情的背景。

《群書治要》（駿河版）1616年



漢學・國學・蘭學

在日本，長期以來學術、學問就是指漢學。江戶時代後半，漢學以外又有了「國學」和「蘭學」。國學是針對漢學，尊重和研究日本古典的學術。其中最著名的國學家是本居宣長（もとおりのりなが 1730-1801）。他仔細研究《古事記》、《源氏物語》、《古今和歌集》等日本古典。《古事記》是8世紀奈良時代成立的日本最早的史書。這位本居宣長年輕的時候也學過漢學。他的代表作是《古事記》的很詳細的註釋書《古事記傳》。《古事記傳》的「傳」是什麼意思？傳是《春秋左氏傳》或《尚書》「孔安國傳」的傳，註解的意思。這本書名也就是中國式的名稱，而註解的方法也學了中國經學的方式。

另外，國學興起的同時，另外一種學術「蘭學」也興起。蘭學的蘭是荷蘭的蘭。江戶時代，江戶幕府採取鎖國政策。日本人不能出國，而和外國的來往也只限通過九州的長崎一個港口，只允許中國和荷蘭這兩個國家的船來到長崎。因此，如果當時的人要讀西文的書，那就只能讀荷蘭文的書。在本居宣長的那個時代，有一位醫生杉田玄白（すぎた げんぱく 1733-1817），他對西方的醫學感到興趣。他獲得了一本荷蘭的醫書，那是人體的解剖圖。他看了很驚訝，決定要翻譯這本荷蘭的醫書。他們費盡心血而完成這本書的翻譯《解體新書》。那麼，他們的翻譯到底怎樣呢？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們的翻譯不是翻譯成日文，而翻譯成漢文，用的都是漢字，沒有一個日文假名。對杉田玄白他們來講，學術就是漢學，而他們有漢學的素養。

漢文訓讀的開始

就如此，當時的日本人，國學家也好，蘭學家也好，都學過漢學。那麼，他們到底怎樣讀中文的文獻？

日本人開始讀中文書的3、4世紀以來，一直讀中文書。大家都知道中文和日文是完全不同的語言。大概早期，奈良時代或平安時代初期，那時候的日本人讀中文書，就學了中文，而後讀中文書。那時候有遣唐使，不少日本人去了唐代的中國，直接學中文，念中文書。平安時代初期有一位很有名的和尚，叫弘法大師空海。他也到過唐代的中國，學了中文，學了佛教。他寫了不少的書，其中有有關文學的《文鏡秘府論》。這是他研究中國詩和作詩法的書。大概當時的中國詩人不需要研究作詩法，不需要寫作詩法的書，因為這對他們來講是一種基本常識。可是，因為空海是日本人、

外國人，所以他必須要研究和記錄作詩的規律。因此，寫下了《文鏡秘府論》。這材料到了現在反而很寶貴了。

早期的日本人就像空海那樣，他們自己學中文，直接讀了中文書，直接寫中文。但他們還是屬於極少數的菁英而已。

後來，從中國傳到日本來的書越來越多，要讀中文書的人也越來越多，不過，他們也不一定有機會能親自到中國去學中文。因此，那時候需要一種教作為外國人的日本人念中文書的讀書法，

這個是漢文訓讀法。這個是早期的漢文訓讀資料，叫做ヲコト点（乎古止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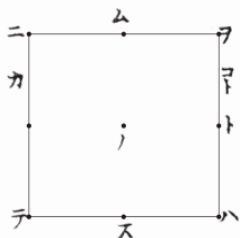
些古鈔本，有的字的周圍或中間看到朱墨的點。在這鈔本，「孫」字的左上方有一個點。這裡的點表示日文的助詞「に」。若右下方有點，那表示日文主語的「は」。這個叫做ヲコト点（乎古止點），其實這個乎古止點也有好幾種流派，這裡舉的是一個例子。中文的語法和日文的語法不一樣，過去的日本人用這個點的位置來表示日語的語法，或者也可以

說是一種翻譯法。比如說中文的「我讀書」「我」是主語，那麼，右下方加點表示主語的「は」，然後「讀書」是謂語。「讀」是動詞，「書」是賓語。「書」的右上方加點表示日文賓語提示語的「を」，動詞的話上面中間加點表示動詞。就如此，我們可以讀(翻譯)成「我は書を讀む」的日文。

ヲコト点(乎古止點)



乎古止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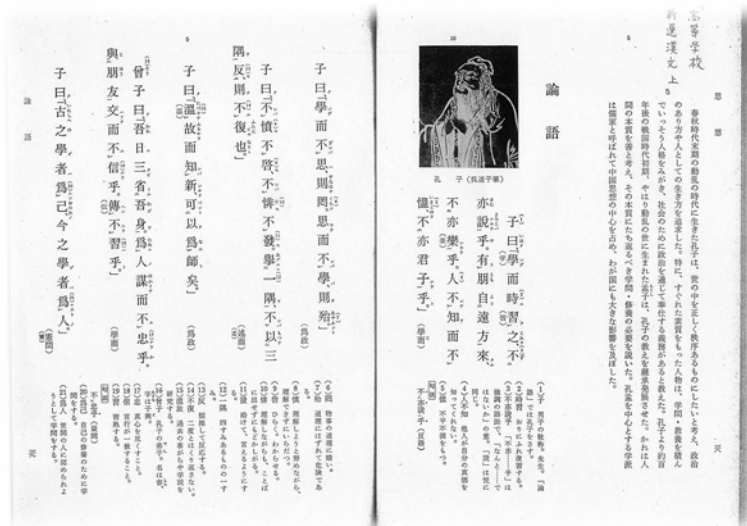
江戶時代以後的訓讀

後來訓讀法越來越發達，到了江戶時代的初期形成了沿用到現在的訓讀法。那是在中文原文上加上「訓點」的訓讀法。「訓點」有「返點」和「送假名」的兩種。今天發給大家的材料，一個是日本高中的漢文課的課本中《論語》的部分，一個是明治時代的《續文章軌範註釋》中的〈漁夫辭〉。

舉例 (1)

《論語》

日本高中漢文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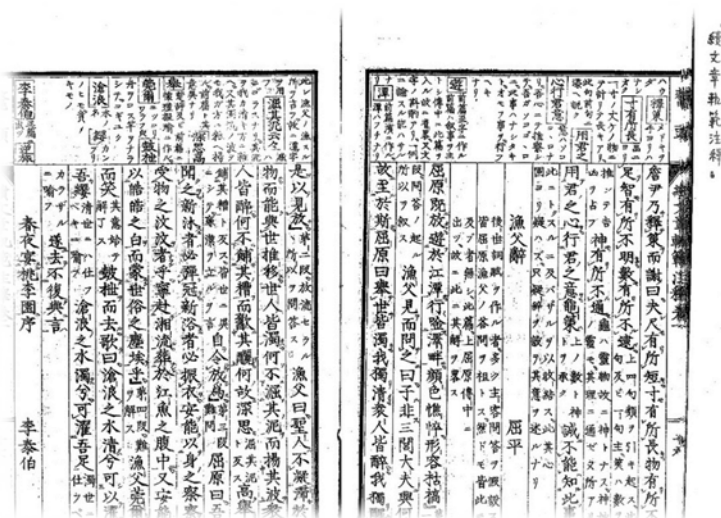


舉例 (2)

《漁夫辭》

《續文章軌範註釋》千田一十郎注

明治11年 (1878)



這〈漁夫辭〉的話，「屈原既放，游于江潭」這一句，「游」字的左下邊有「二」字，「潭」字的左下邊有「一」字。這是返點，表示先念「江潭」然後倒過來念「游」。返點表示訓讀

的時候念的漢字的順序。另外，「既」字的右下方有日文的片假名「ニ」，「放」字的右下方有片假名「タレテ」，「潭」字的右下方有「ニ」，「游」字下面有「ブ」。根據這返點和送假名，我們讀這一句為：

屈原既に放たれて、江潭に遊ぶ(くつげんすではなたれて、こうたんにあそぶ)。

如此，中文的這一句已經被翻譯成日文的文章。還有一個例子，是《韓非子》的矛盾的故事的一句：「楚人有鬻盾與矛者。」若要把這一句訓讀的話，「楚人」是主語，因此，可以先念「楚人」，然後「鬻盾與矛」，「鬻」是動詞，「盾與矛」是賓語，所以與剛才那個「讀書」的例子一樣，日文的話要先念賓語的部份，所以先念這個「盾與矛」，然後倒過來念動詞的「鬻」。不過，這一句稍微複雜，「楚人」的下面是「有xx者」的結構，這xx是「鬻盾與矛」四個字。如果把這一句用訓讀來念的話，先念「楚人」，然後「盾」「矛」「與」，然後「鬻」，然後「者」，最後「有」。

そひとにたてとほことをひさぐものあり。

楚人に盾と矛とを鬻ぐ者有り。

這完全是日文的發音，完全是日文。在此用的返點：一個是像日文的片假名「レ」，所以叫做「レ點」，這表示倒過一個字。「一」「二」叫做「一二點」，這是到過兩個字以上的符號，還有「上」「下」是中間已經用了「一」「二」點的時候用的。

現在舉《論語》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而看看在日本的漢文文本的幾個階段。在此複印的，一種是我自己在高中時候用的漢文課的教科書。日本的高中現在也有漢文課。另一種是明治時代的版本。

首先，完全沒有逗點、句點的中文原文，這個叫做「白文」。

訓點(返點・送假名) 返點

楚₁
人₂
有₃
鬻₄
盾₅
與₆
矛₇
者₈
上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中國的古籍出版的時候基本上都是白文。雖然中國也有像金聖嘆批評的《水滸傳》那樣，出版問世的時候原來有各種評點的版本，但標點一般是讀者自己加的。第二個階段是，在這白文上加逗點、句點。這在日本叫「句點文」。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學力的學者讀中文書的時候，如此斷句就可以理解。這跟中國的學者一樣。第三個階段是在日本出版中文書的時候(所謂和刻本)，在原文上加以訓點。有的書只有返點，有的書同時有返點和送假名。後一種叫做「訓讀文」。

有訓點的話，學習過訓讀的讀者可以用訓讀的方法能夠讀懂。訓讀是一種翻譯法。因此，我們念的時候念：

まなんでときにこれをならう、またよろこばしからず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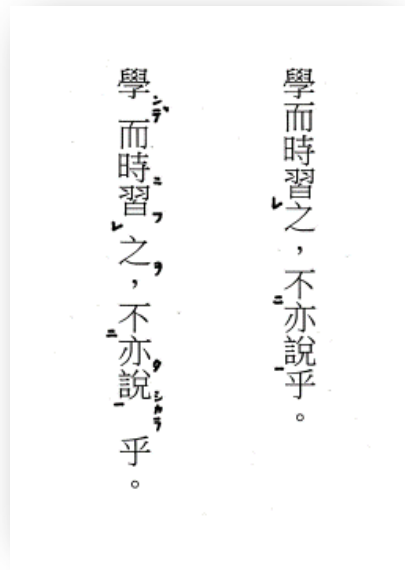
第四個階段，把漢字以訓讀的順序排列，然後加以送假名：

學んで時に之を習ふ，亦た説しからずや。

如此就成了完全的日文的文章，而且「學んで時に之を習ふ」是「學而時習之」的翻譯。這叫做「書下文(書き下し文)」。就這樣，沒學過中文、不懂中文的人也可以讀懂中文的文獻。其實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知道漢字的意思。因為我們也知道漢字「學」「時」的意思，所以這麼簡單地翻譯成日文。這應該說是我們老祖先的一大發明。

另外，在日本刊刻中文書的時候，即和刻本，有「白文」的，「斷句」的，加句點和返點的，加句點、返點、送假名的。按照讀者的閱讀水準準備各種不同的版本。

當時日本的漢文啟蒙教育是所謂的「素讀」。學生看《論語》的本子，那是只加斷句的，或只加返點的。老師先念一遍，然後學生跟著老師大聲念一遍。學生就如此學習漢文訓讀



的方法。現在在日本很少有如此「素讀」的方法。不過，有人提倡「素讀」是看、說、聽，換句話說，同時用眼、口、耳的很好的方法。學生一邊看文本，所以用眼睛，還有自己發出聲音朗誦，所以用口，還有自己或同學一起念，這個聲音能夠聽見，所以用耳朵。能用眼、口、耳的素讀，是學語言的很好的方法。現在我們的讀書，太偏向於眼睛。

當時的日本人用這個漢文訓讀的方法讀了中文書，除了儒家經典、諸子百家和傳統詩文以外，在江戶時代，中國的白話小說

如《水滸傳》、《三國演義》也傳到日本來。這個漢文訓讀的方法，對中文的文言文相當有效，但對白話文就有一點不合適。不過，江戶時代的日本人，也努力用訓讀的方法讀了白話文。這就是《小說精言》，即馮夢龍「三言」的和刻本。其中很有意思的是，以前的日本人不一定能夠理解白話的詞彙。因此，碰到白話詞彙，比如說「的」字的時候，文言文很少用「的」字，「的」字的下面加上「ノ（の）」，這樣處理。或者是

《小說精言》



「出家的一般」，這個「一般」是白話詞彙，當時的日本人不太容易理解，所以在左邊加上一種翻譯，「おなじこと」。這個叫做「左訓」。這樣處理，就連白話的文章也可以用訓讀的方法來念。

在江戶時代，很多中國的白話小說影響到日本的文學。他們都沒有學過中文，但還用訓讀的方法來閱讀白話文。所以《水滸傳》、「三言」等等的中國白話小說對日本當時的文學有很大的影響。

關於「漢文脈」

下面要談一談日文的所謂漢文脈的問題。漢文訓讀或作為日文的漢文書下文，即漢文訓讀體對日本的語言的影響也相當大。我這一次在臺大開一門關於漢文訓讀的課，一個原因是我現在屬於臺大的臺灣文學研究所白先勇先生的講座，因為我原來以為為了臺文所的學生上課，所以如果要研究一段日據時代的臺灣的文學、臺灣的文化、臺灣的社會、臺灣的歷史的話，一定要念當時的臺灣總督府的文獻等等。其實那個時代，臺灣總督府也好，日本國內也好，幾乎所有的政府公文是用漢文訓讀體而寫的。為了閱讀漢文訓讀體的日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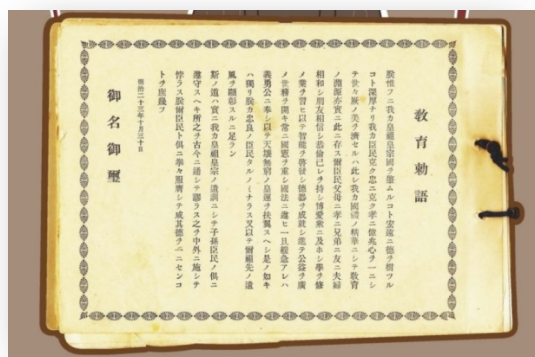
漢文訓讀的知識一定有助你們的理解。在此舉一個例子，《臺灣教育令》：

第一條「臺灣ニ於ケル教育ハ本令ニ依ル」，「臺灣ニ於ケル」可以翻成「於臺灣」，「教育ハ本令ニ依ル」可以翻成「教育依本令」，因此成為「於臺灣之教育依本令」；第二條「国語ヲ常用スル者ノ初等教育ハ小学校令ニ依ル」，「国語ヲ常用スル者」是「常用國語者」，在此國語就指日語，「常用國語者之初等教育」「依小學校令(小學校令ニ依ル)」，這「国語ヲ常用スル者ノ初等教育ハ小学校令ニ依ル」完全是日文，但是這個日文，幾乎可以回復到「常用國語者之初等教育，依小學校令」這樣的漢文。因此可以說，這樣漢文訓讀體的日文後面有漢文。

漢文訓讀文與日文的漢文脈

- 台灣教育令(大正11年勅令第20号)
- 第一条 台湾ニ於ケル教育ハ本令ニ依ル
- 第二条 国語ヲ常用スル者ノ初等教育ハ小学校令ニ依ル
- 第三条 国語ヲ常用セサル者ニ初等教育ヲ為ス学校ハ公学校トス
- 於台灣之教育,依本令。
- 常用國語者之初等教育,依小學校令
- (對)不常用國語者為初等教育之學校為公學校。

這一次非常感謝，在演講的海報上用《教育勅語》，這就可以回復到更漂亮的漢文：



朕惟フニ我カ皇祖皇宗國ヲ肇ムルコト宏遠ニ德ヲ樹ツルコト深厚ナリ我カ臣民克ク忠ニ克ク孝ニ億兆心ヲ一ニシテ世世厥ノ美ヲ濟セルハ此レ我カ國體ノ精華ニシテ教育ノ淵源亦實ニ此ニ存ス

這可以翻成：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厥美。此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存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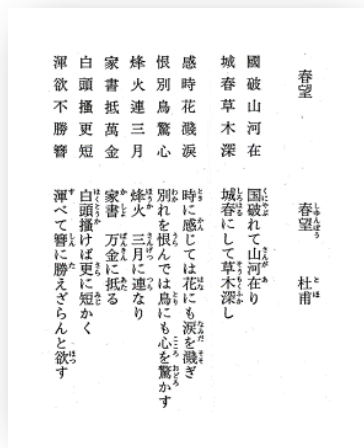
這完全是中文的文章。《教育勅語》是日文的文章，但這日文的背後有漢文。當時的日本人以為：越重要的文章就越用漢文訓讀體。漢文訓讀體在日本是非常重要的語言。《教育勅語》是天皇的語言，天皇講的話一定要用漂亮語言，所以要用漢文訓讀體。這是他們的想法。

詩歌的訓讀

下面看看詩歌的問題。日文也有文言和白話，即「文語」和「口語」。日本的詩歌也有文語的詩歌和口語的詩歌，還有形式上有定型詩，如和歌、俳句，這都是五七五、五七五七七的比較固定的形式；自由詩，如近現代明治以後的詩，沒有字數規定，比較自由的詩歌。過去的和歌、俳句是文語定型詩，現在的詩是口語自由詩。

日本人念李白、杜甫等中國的詩歌的時候也用訓讀的方法。已故的早稻田大學教授松浦友久先生提倡：日本人訓讀中國詩歌可以說是文語的自由詩，它豐富了日文的表現。

在此舉一個例子，很有名的杜甫的《春望》，這一首用漢文訓讀念是這樣：



文語自由詩

文語定型詩：和歌，俳句

文語自由詩：漢詩訓讀體

口語定型詩

口語自由詩

不知道你們感覺怎麼樣，用漢文訓讀念杜甫詩，就跟一般口頭的語言不一樣，是一種很漂亮的、有腔調的一種語言。中國詩歌的訓讀體，這本身可以說是一種詩，所以漢文訓讀這個方法，確實豐富了日文的表現。

剛才介紹在日本，尤其江戶時代、明治時代，漢文是非常重要的語言，像〈教育勅語〉，天皇親自發出的語言是漢文訓讀體，官府發出的文件也是漢文訓讀體。當時的官員都需要運用漢文訓讀體。因此，在當時日本的教育系統裡，漢文課是相當重

要的學科。

1945年以前，日本的學校制度比現在還複雜，但基本上是小學六年，中學校五年，高等學校三年，大學三年，這是以前的制度。現在是小學六年，中學校三年，高等學校三年，大學四年。以前的中學校相當於現在的中學校和高等學校，以前的高等學校和以前的大學併在一起作為現在的大學。現在的我們來講，上大學的考試，是人生最重要的考試吧。所以高等學校的時候拼命讀書要考大學，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關門。

不過，以前高等學校的考試是最重要的一個關門，只要上了高等學校，就基本上都可以上大學。大家看過有名的嘉義農林棒球隊的電影《KANO》吧，大家要注意，電影裡的甲子園棒球比賽叫全國中等學校野球(棒球)大會，那是中學生的棒球比賽。現在也有甲子園棒球賽，但現在的是叫「高校野球(こうこうやきゅう)」，高等學校的比賽。這樣，戰前和戰後的教育制度有所變化。

戰前的學校裡，中學的五年中有很多漢文課，在當時要考上高等學校，四門學科很重要，是叫「英數國漢」，即英文、數學、國語(日文)，還有漢文。可見漢文是相當重要的科目。可是，現在的重要科目是「英數國」，英文、數學和國語。現在漢文在國語裡面，可是，以前是獨立的一門學科。日本的學生一直以來都用漢文訓讀的方法念《論語》、《孟子》、《老子》、《莊子》、李白、杜甫，還有唐宋八大家之類的文章。因此，長期以來中國古典已經成為日本人的基本常識。

可是，現在在高等學校的課上，漢文課的時間越來越少。我念高中的時候，專門有一本漢文的教科書。可是，現在的高中生沒有專門的漢文課本，漢文是國語中的一部份而已。

雖然如此，現在如果要考日本國立大學的話，考生需要參加兩個階段考試，第一階段是全國國立大學的統一考試，統一考試的國語有四個試題，其中兩個是「現代文」，一個是「古文」，即日文的文言文，一個是「漢文」，所以他們還是要學漢文。國立大學考試的第二階段是各個大學獨立舉行的考試。現在很多國立大學的國語試題中已經沒有漢文的試題，京都大學也早已取消了漢文。我們東大還保留漢文試題。有人開玩笑說，如果東大停止漢文試題的話，日本的漢文就會崩壞，所以現在我們努力要保留這漢文的試題。如此，從平安時代一直到現在，日本人用漢文訓讀的方法來念中國的文獻。

荻生徂徠的漢文直讀論

漢文訓讀在日本如此普及普遍，可是，歷來還是有一批學者懷疑批判漢文訓讀這個方法。最早的是江戶時代很有名的學者荻生徂徠(おぎゅう そらい 1666-1728)。他提倡一種「漢文直讀論」。荻生徂來讀了明代復古派後七子之一李攀龍的書而受到很大的啟發。他

提倡所謂的古文辭學，是學中國的復古派「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主張。因為他注意到中文和日文的語言問題，所以對把中文的文章倒過來念的訓讀法提出疑問，因為中國人讀中文文獻的時候，不會倒過來念。因此，他開始學中文，提倡用中文的發音念中文文獻。

江戶時代，因為中國的船到長崎來，所以在長崎有一種從事中文翻譯的人員，這個叫做「唐通事」。他們能講中文。還有那時候，不少黃檗宗的和尚也從中國到日本來，他們當然講中文。就在荻生徂徠的時候，有一群學者之間，中文會話，叫做「唐話」相當流行。荻生徂徠也學唐話，他念中國文獻的時候用中文的發音來念。荻生徂徠跟著一位長崎的唐通事岡島冠山學唐話。冠山在學術上是荻生徂徠的學生，但徂徠跟著他學唐話。岡島冠山編了一本中文會話的教科書，叫《唐話纂要》。這是舉中文的日常會話的詞彙，而其右邊用片假名寫中文的發音。但因為沒有註明聲調，所以不知道這本唐話課本能不能用，可是，日本的江戶時代確實出版過中文會話的課本。另外，岡島冠山的一大貢獻是他把《水滸傳》翻譯成日文。《水滸傳》的日文翻譯本出了以後，在江戶時代，《水滸傳》非常非常流行。後來馬琴寫的《八犬傳》，可以說如果沒有《水滸傳》，馬琴的《八犬傳》不會存在。

如果說漢文直讀的話，日本的和尚念經，是直讀法。例如，比如說《般若心經》是：

觀自在菩薩。行深波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かんじぎいばさつぎょうじんはんにやはらみたじしょうけんごうんかい
くうどいっさいくやくしゃりししきふいくうくうふいしきしきそくぜくうく
うそくぜしきじゅそうぎょうしきやくぶによぜ

就這樣念，這是用日文讀音的直讀。這樣的直讀完全聽不懂意思，我們在法事的時候，聽和尚念經都會睡著，因為完全聽不懂，是一種音樂而已。像和尚念經的漢文直讀法是有的，但這完全聽不懂意思。荻生徂徠提倡漢文直讀，可是，在江戶時代他的主張並沒有被很多人接受。後來到了明治、大正以後，有些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重新提倡漢文直讀論。首先提倡漢文直讀的是京都大學的青木正兒先生。他提倡一種漢文直讀法，是有點像和尚念經那樣用日文的讀音來念中文文獻的方法。可是，青木先生並沒有主張先學當代中文，然後根據當代中文的知識而念中文古典。提倡這個方法是青木先生的學生倉石武四郎先生。

倉石武四郎先生

倉石武四郎先生原來是東京帝國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他是鹽谷溫先生的學生。可是，他讀青木正兒先生寫的漢文直讀法的論文，非常喜歡欽佩這一篇論文，於是離開東京到京都大學去。

倉石先生對漢文訓讀的主張是這樣：比方說我們外國人要讀莎士比亞的作品的話，怎麼辦，它是用古英文寫的。那麼，外國人不得不先學現代英文，然後讀莎士比亞的古英文，要這樣的順序。他說中文的古典應該也一樣，不懂當代中文，換句話說，不能說、不能聽中文的人讀中文的文言文，是有點奇怪的事情。或他批評當時的日本人尊敬中國古典，卻忽視當代中國的矛盾情況。因此，倉石先生提倡中文教育。他寫了一部《支那語教育的理論和實踐》，1941年出。書中也講：倉石先生於三十年代在北京留學大概兩年多，在那裡學中文，他從中國回日本的時候，他把漢文訓讀扔在玄海灘(日本海)。倉石先生後來在鹽谷溫先生退休後，做了東大的教授。鹽谷溫先生他們編了一大部〈國譯漢文大成〉，是中國的古典用漢文訓讀法來翻譯的一大叢書。據說倉石先生一到東大來，就把中文系的〈國譯漢文大成〉藏在倉庫裡，不讓學生看。倉石先生以來，在東大漢文訓讀是一種禁忌。他反對漢文訓讀的理由之一是：把中文的文章用漢文訓讀的方法倒過來念，這樣就會成為日文的文章。漢文訓讀體的文章是以漢字和日文的假名構成。這個漢字的部分是中文原文的漢字。可是，有的漢字的意思在日本跟中文原來的意思有差異。因此，用日本的漢字觀念來理解中文，就違背中文原來的意思，這是倉石先生反對訓讀的一個理由。

倉石先生是東大的教授，我的老師的老師，所以我們上課的時候，也很少用漢文訓讀。可是，我現在想，漢文直讀和漢文訓讀並用的話，效果更好，所以我現在在東大上課的時候，讓學生先用中文念，因為現在中文系的學生都學中文，所以先用中文念中文的原文，然後用日文來解釋翻譯，最後用漢文訓讀的方法來念。這樣就能比較完整地理解中文的意思。

我今天講的主要是站在讀者的立場來看漢文訓讀，比如說：《論語》的「學而時習之」，按照返點和送假名念，就連不懂中文的人也讀懂它的意思。不過，換角度，從加訓點的人來講，他先理解中文原文的意思，纔能夠加點。剛才介紹的「鬻盾與矛」這四個字，如果他不知道「鬻」字是動詞，「盾與矛」是賓語這個語言結構的話，根本不能加以返點。所以漢文訓讀幫助我們理解中文語言的結構。所以，我每一節課上，最後讓學生用訓讀法念一遍，確認原文的語言結構。

我想中文直讀和訓讀並用是最好的方法。訓讀法也可以幫助中文母語的學生正確地理解語言結構。

希望各位也學漢文訓讀。我講到這裡，謝謝各位。

毛文芳教授：

非常感謝大木康教授系統化又完整的講述，為各位建立了日本讀漢文的歷史脈絡。接下來，開放現場提問，請各位老師同學把握機會，踴躍提問。

學生提問：

倉石先生為什麼對漢文訓讀提出異論？

大木康教授答：

那或許和日本明治以後的學術環境也有關係。日本的大學，東京大學最早的文學院，文學部有「和漢文學科」，日本文學和漢文學。他們後來分成「和文學」和「漢文學」兩個研究室。日本的「漢學」主要是用漢文訓讀來念中國的古典。因為長期用漢文訓讀來念，所以他們想：用漢文訓讀讀來的中國古典已經是日本人的東西，不一定是中國的文獻。後來，1910年，帝國大學有很大的改革，那時候成立哲史文三學科，其中文學方面有國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德國文學等，其中有支那文學，是外國文學中的一個學科。所以，在那時候開始，中國文學就被作為一種外國文學來研究。以前的漢文學是一種自己的東西，可是，這時候可以說是作為他者的中國文學研究的開始。剛才介紹念莎士比亞的時候，還是先學英文，然後讀古英文，英國文學的話，很自然地需要如此做。倉石先生提倡學中文的背景也應該是這樣的潮流。

關於倉石先生批評漢文訓讀，在此稍微補充。剛才介紹有些日文的漢字詞彙的意思跟中文的意思不一樣。這例子不少，舉一個例子。在戰中的時候，日本的官員寫一篇文章，要寫的意思是要讓中國人團結。他寫了「結束中國人」。讀的中國人都害怕。這「結束」兩個字，在日文是團結的意思。漢文訓讀對於理解中文的語言結構則有幫助，可是，每一個漢字的理解方面，因為中國的漢字和日本的漢字之間有意思的差異，所以漢文訓讀有點危險。

還有，日本在1945年以前，像〈教育勅語〉之類的政府公文是漢文訓讀體。尤其是它的內容大致提倡忠君愛國，因此，戰敗以後美軍占領日本的時候，否定了提倡忠君愛國思想的漢文教育。漢文課的沒落也有這樣的背景。現在的日本的公文，已經不使用訓讀體，而口語化了。

學生提問：

老師您好，剛才聽老師講倉石先生有語言學的概念，我本身是語言所，跟我唸的不太

一樣，如果我們要真的要去弄清楚中文和日文那種語言的感覺的話，其實我覺得應該是不同背景有不同的作法，如果我們是熟悉中文母語者，或者是從日文母語者來看也好，有什麼比較有效的處理方法。中文和日文有很多詞彙看起來是一樣的，像結束跟團結的理解，我也是第一次發現，原來結束和團結，他們在中文和日文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樣的，想知道老師您怎麼樣去處理這樣的一個問題？

大木康教授答：

日本沒有學中文的人，看「結束」兩個漢字的話，就一定理解是團結的，大家一起團結的意思。還是要像倉石先生所提倡那樣，要學中文，這樣才能避免這樣的誤會。

學生：

所以最根本的辦法，還是要土法煉鋼。

大木康教授：

是的。

學生提問：

教授您好，我是勞工系一年級，想請問教授，日本現在還有在像臺灣教育這種漢文訓讀體寫作嗎？日本的漢文教育已落沒，現在日本學生還讀得懂漢文訓讀體嗎？

大木康教授答：

因為以前政府的公文是漢文訓讀體，所以要做官員、要制定法律、要寫公文都要學漢文訓讀體，因此，他們一定需要學漢文。但現在日本的公文已經口語化了，所以漢文訓讀體實用的地方比較少。現在在高中教漢文課，是因用漢文訓讀念的中國古典已成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學生提問：

我是來自大陸的學生，我本來的專業是漢語國際教育，剛才老師您講到您在教日本的學生時，第二個步驟會教他們用日文翻譯中文，那我們平時上課時，老師說教第二語言，就最好用第二語言去翻譯這些，像我們學英文最好用英文去理解句字或單字的意思，不知道老師的看法如何？

學第二語言時，不管是中文或英文，我們的老師說，從語言學方面來說，要用你學的語言去解釋你學的語言，但是你剛才有提到說用日文去解釋中文，在這裡我有點疑惑。

大木康教授答：

我在東大的課主要是為日本的學生上課，是作為一門外國文學的中國文學課。因此，還是需要日文的翻譯解釋。倉石先生提倡：先學好當代中文，然後讀文言文。若真正實行倉石先生所提倡的這種方法，就連在日本也會用中文讀中文文言文。理想是如此。

學生提問：

老師您好，我是中文博班二年級彭振利，這邊有一個問題跟老師請教一下，我在研究所時，有一門課程是研究臺灣的詩社，臺灣的詩社，這個在日據時期的時候，應該有一段時間是提倡日語教育，我不知道有沒有禁止用中文來學習，可是那時日人在臺跟詩社有很多交流，那就表示說那時候詩社是以漢文的方式來做這樣的活動，也表示當時政府並不禁止這樣的活動，這一段期間臺灣詩社在日據時期臺灣詩社的發展，對以後的日本的文學，對日本國際漢學的角度有什麼樣的影響？有什麼樣的地位？

大木康教授答：

其實日本有很多人作中國古典詩，即漢詩。詩社之類也不少。江戶時代很多，連明治到昭和初年，還是有很多人作漢詩。因此，到臺灣來的日本人也有能作漢詩的，當然跟臺灣的詩人交流。其實在日本明治、大正那時候，有很多漢詩人，出了很多漢詩集，所以臺灣詩社的活動，也跟當時作詩的流行有密切的關係。原來《臺灣日日新報》也有漢文版，後來做京都大學中文系教授的鈴木虎雄先生，他年輕的時候到臺灣來，在《臺灣日日新報》工作。他在《臺灣日日新報》寫漢文的文章。還有當時的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有很多日本來的教授。他們在帝國大學教的中國文學，他們是用漢文訓讀來念中國文學的作品。久保得二先生、神田喜一郎先生等等有很多有名的學者來到當時的帝國大學來教書。漢文訓讀的問題，跟臺灣也有很密切的關係。

毛文芳教授：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開放最後一個問題，敬請把握。

學生提問：

老師您好，我是中文博士生，我想問一下，日本他們的漢字，也是有詩會，他們也懂音律嗎？他們音是怎麼去唸的？

大木康教授答：

日本人作的漢詩，非常有意思的是，雖然他們不懂中文，但無論是押韻還是平仄都很正確。因為在日本有很多參考書，哪一個漢字是平聲，哪一個漢字是仄聲，韻書非常完備。我現在隨身帶這個東西，《作詩便覽》這個小冊子。這是本韻書，整理比如屬於上平一東的有哪寫字。另外，在前面有個平仄字典。這是把漢字的日文讀音按照日文的五十音(あいうえお)來排列。平聲字的右邊有圈，仄聲字就加點，所以查這字典，可以知道某一個漢字是平聲還是仄聲。連一點中文也不懂的人，也可以掌握詩的平仄和押韻。所以當時連一句中文不懂的日本人作的漢詩，還是平仄押韻都正確。

他們的漢詩作品只有漢字的，在日本很多人出版他們的漢詩集，這看起來完全跟中國的詩集一樣，只有漢字而已。但他們念的時候，像剛才的《春望》一樣，還是用訓讀的方法來念。

毛文芳教授：

平仄對他們來說只有格律的問題嗎？

大木康教授：

中國的詩有平仄和押韻，但是漢文訓讀以後平仄和押韻就完全沒有了。

但是當時日本人作的漢詩，還是在漢字的作品上，還是要注意平仄和押韻。

毛文芳教授：

老師您自己在作漢詩的時候，腦子裡想的是漢字的意思嗎？

大木康教授：

因為已經學了一點中文，所以還可以。另外，可能我們日本人擁有比現在的北京人、北方人更好的條件。因為日文的漢字讀音也保留入聲。因此，知道日文的讀音，就可以知道哪個字是入聲字。比如說國家的國(こく)是入聲字。日文讀音的後面有(フ、ツ、ク、チ、キ)的字是入聲字。我們可以分清楚入聲字，不過，現在的普通話已經沒有入聲了。

毛文芳教授：

非常感謝大木康教授精彩的演講。今天這堂課原來是中文系大三的必修課「聲韻學」，在座的同學們剛才聽到了一東二冬、又聽到了平仄……等這些知識，為各位的「聲韻學」提昇認知的機會。剛在前言已說過，本系曾邀請大木教授來過系上演講明清文學的主題，今天的演講非常珍貴，他為我們很有系統地介紹日本由最早期、歷朝直到晚近現代，關於日本人對漢文學的完整接觸過程，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認知框架。剛才幾位同學的問題，

大木康教授回應的非常好，很感謝。最後，我問一下，大二的林郁珊同學在嗎？請舉一下手，讓大木康老師看一下，她就是為這次演講製作海報的同學，她在海報上放上去的主圖：「教育敕語」不知道從哪裡找來的？無巧不巧的與大木康教授演講 ppt 引用的一份重要文件相同，她以海報先為這次的講座作了很棒的預告，真的太聰明、太巧妙了。另外，大家看海報的那幅圖像，是郁珊根據大木康教授的玉照素描了五個小時的產物，特別謝謝郁珊同學的心力付出。今天這場演講非常圓滿成功，透過大木康教授的演講內容，許多同學可能已經開始產生各種好奇的問題，值得大家繼續再去探索。最後，我們再以最誠摯的掌聲感謝大木康教授，也感謝全場老師和同學的熱情參與，今天的演講就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逐字稿整理者：中文系碩士班侯汶尚

